



军队文艺工作者走基层剪影



飞来山上千寻塔

——读朱增泉诗歌有感

□刘立云

我和面临小升初的儿子坐在房里做功课。我从《中国船》开始读朱增泉的诗歌，儿子在读课文《登飞来峰》。我是默读，是重温。但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对12岁的儿子来说却是全新的，老师要求他们不求甚解地大声背诵出来。按说我们进入不同的诗区区间，井水不犯河水，但读着读着，我竟不知不觉地被儿子的朗读声带走了，而且比他还快地背出了那首七绝：“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忽然想：相隔近千年，朱增泉和王安石，还有他们的诗，难道有什么相通的地方？或者说，我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把作为诗人的朱增泉，看成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座飞来峰？把他的诗，看成是飞来峰上的千寻塔？我有些激动，仿佛触到了朱增泉诗歌创作中的某个奥秘。

朱增泉在后记里写到，他48岁那年在云南老山前线写的两首处女作《钢盔》和《迷彩服》，是1987年我和简宁、蔡椿芳到他们集团军采风时，用电话发回《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当时我对这两首诗，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还想动手涂改几句。就说《迷彩服》吧，作者一上来就写“不羡慕古罗马骑士的斗篷，不留恋赵武灵王的胡服”，不说这种对仗的写法略显陈旧，我觉得在一首寥寥数行的短诗中，至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再说，我们的士兵恐怕也没有古罗马骑士的斗篷和赵武灵王的胡服这些历史知识的积累；再说，当年国内文坛正在鞭挞海明威嘲笑过的往身上贴胸毛，我实在不想让我尊敬的前线指挥员也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转而想，它们是朱增泉作为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给军里的战地诗报《橄榄风》的助阵之作，有职务性质也有鼓舞斗志的意思，还是保留原汁原味好。过了不到一年，在部队凯旋之际，当我读到他陆续寄来的长诗《猫耳洞人》和《战争·雨季·地球的另一个受孕期》，同时在《昆仑》《人民文学》读到他后来以《奇想》集结出版的另几首猫耳洞奇想系列长诗；再后来，也就两三年时间吧，又读到他更长更浩大的《国风》系列，读到他惊涛拍岸的《京都之乱》，读到他幕天席地的《前夜》……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来势之猛，轰炸之烈，不仅在军队的文学期刊，而且在整个中国诗坛，就像突然出现的一座飞来峰。我当时简直被他惊呆了，进而在恍惚中对自己的诗歌判断产生了严重怀疑。不能说我被他如此高超的诗歌技艺震撼了，但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壮阔、雄浑，那种博大和深厚，那种纵横捭阖，还有无拘无束，对现存诗歌秩序多少有些不讲理的侵略性，

却让我目瞪口呆。比方说，在那组井喷般不吐不快地抒写南线战争的系列长诗中，他身份不明地躬身在低矮潮湿的猫耳洞里，以梦为马，时而埃及法老和金字塔，时而斯巴达克和古罗马竞技场，时而释迦牟尼和他手中的那串佛珠，时而孔子和《论语》、秦始皇和万里长城，可谓上天入地，天马行空，这时你会怀疑他的诗歌怎么能这样写，但绝对说不出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写。而且，用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衡量，他的遣词造句，他的联想，他的跳跃和比兴，又是那么中规中矩，有迹可循。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曾说过，诗歌的境界，应该“自然凝虑，思接千载；偶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所以，到头来，你就只能钦佩他的胆量，他的气魄，他对诗歌的独到理解和拓展，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

有许多诗人、诗歌评论家，都曾思索和探寻过朱增泉出现的奥秘，结论却不外乎他是个将军，他的诗途与仕途一样正春风得意；他诗歌的壮阔和浩大，是一个将军胸怀的壮阔和浩大，因而把他定性为“将军诗人”。这些评判未免简单和粗暴。谁能以将军的身份像他那样写诗并超越他，哪怕与之比肩而立？自有目共睹的是，即使在中国诗坛，没有人有理由藐视他、忽略他，把他的诗与他的身份机械地等同起来。因为他这时写诗不是玩票，而是玩命；不是借助将军的身份垫高自己，而是以大器晚成的姿态对诗坛实行入侵和占领，是以独特又蜂拥而至的作品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甚至我要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是在用诗歌孤独又执著地忧国、忧民、忧天下，发出了当时诗歌没有但却理应发出的声音，这就和人们常说的“将军诗人”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么，朱增泉成功的奥秘在哪里？这需要把时间推回到26年前，推回到他和他的士兵曾经匍匐的那片雨水茂盛、火光冲天的山岳丛林。是的，48岁的朱增泉在那个年代的那片流血的土地上，是一个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他虽然不是战争或某场战斗的决策者，但他的任务是稳定部队，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以一种隐形的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减少伤亡与退缩。因而，在这个时候，他考虑最多的是几千年来困扰人类的战争与死亡。从另一个角度说，48岁的朱增泉，因为特殊的身份和环境，使他的情感和思想，突然进入了一生中最丰瞻最活跃的时期。从此出发，我们再把时间推回到他当兵的日子、提干的日子、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日子，这时我们

就能辨认，这个自称“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军人，当他从一个士兵走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时，其实已走完了思想者的成长和成熟的道路。此刻，他生命的经历，他读过的书，他长期从事思想教育积累的经验，他政治理论的素养，还有他经过反复磨砺的思辨能力和书写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与他同级的指挥员甚至比他地位更高的指挥员。因此，当他把这一切带进诗歌，就像北宋丞相王安石站在飞来峰上，很自然便进入了那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境界。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他连诗歌的结构和深入方式，运用的都是他烂熟于胸的逻辑推理和思辨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时朱增泉即使写诗，也是在用他的经历、阅历和胆识在写，或一言以蔽之，是用思想在写。他的诗歌套路，除去语言和分行形式不同，其他的与他平常写理论文章、作政治动员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自己也说：“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向世界发射希望、忧虑和爱憎”。他还借助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向世人宣告：“战争分娩了我的灵魂/我终于感悟——腿的羁绊是思想/思想的羁绊是腿/……在这曾将人的双脚缩小/孙行者的思想被套上紧箍咒的/国度里/早该让腿放足远行了/早该让思想学会自己走路了”（长诗《火光·血·分娩灵魂的辉煌》）。更典型的是《国风》，在这个同样诞生于特殊年份的长诗系列中，作者始终骑着一匹“思想的马”，带着当时无法驱除的茫然和忧虑，从第一首《出奔》到最后一首《土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处苦苦跋涉和寻觅。清醒的读者读完几千行诗过后便能感到，他骑的这匹“思想的马”，既是长诗推进的逻辑脉络，也是诗歌次第攀登的主题台阶。这匹“马”越过时间和空间，一路狂奔，每登上一座山峰，即意味着他的诗歌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清理和认识。透过诗人用大量政治术语编织的诗歌肌肤，思想的纹理如此清晰，如此缜密，不禁让人惊叹：这个长诗系列，原来是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审慎解剖。如果你有心把那些思想的蹄印沿逻辑发展的方向重组，然后用理性的语言重写一遍，这时你将发现，那完全是一篇篇政论！

而从朱增泉的48岁往后看，我们对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认识，将更加清晰，更具有说服力。抛开他这20多年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从集团军领导提拔为总装备部领导不说，只从他工作之余先后涉足的诗歌、散文、国际军事评论和中国战争史领域甚至书法艺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自我学习和自我能力更新极强的人，而且每涉足一个领域，每一次转身，都那么硕果累累，那么华丽。“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回到朱增泉的诗歌，我想我揭开的奥秘是，无论他的长诗还是短诗，无论他哪个时期的诗作，它们之所以如此奇崛，如此险峻，是因为这个诗人登高望远，总骑在一匹“思想的马”上。

吕怡慧的长篇小说《女生楼404》是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一方面，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可看成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小说反映的是当下军校学员生活，在题材开掘上颇有新意。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可从3个方面加以概括：一部优秀的青春文学样本，一次成功的现实题材创作实践，一个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崛起的鲜明标志。

这是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释放青春正能量的青春文学样本。青春是说不完的话题，有着写不尽的故事。随着“80后”、“90后”作家群体的崛起和网络文学的风靡，青春文学成为当下文坛一道青春靓丽的风景。《女生楼404》也是典型的“80后”青春军旅叙事，但与我们常见的那些书写孤独迷茫、颓唐忧伤，乃至残酷乖戾、病态沉沦的青春叙事截然不同，这是一首婉转悠扬的抒情小调，是一种纯纯的阳光青春、励志青春。作品不谈春恨秋悲，不搞阴谋诡计，不写惊心动魄，甚至也不见蜕变的艰难、情感的波折。青春的叛逆和成长的苦涩，只是一桩桩、一件件凡人小事顺其自然地流淌，时而翻腾起几朵水花，晶莹透明、清澈可人。作品告诉我们，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这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绝不是用来挥霍和虚度的，也不是用来沉重和悲伤的，她只属于成长，一种不知不觉中的生命成长和精神成长。而军校这样一方颇具象征意味的独特天地，既成为女学员们砥砺意志品质的“大熔炉”，又是她们尽情挥洒美丽青春的“大观园”。青年学员常面对自由与纪律、军人与公民等军旅人生困惑。作者以积极的心态审视青春、军校、成长三者的关系，讲述女学员们一路阳光的成长故事，诚挚地表达了自己乐观向上的成长观、青春观和军旅观。应当说，旗帜鲜明地弘扬时代主旋律是军事文学一以贯之的自觉遵循，《女生楼404》无疑就是这样一部讴歌真善美、提振精气神、释放正能量的主旋律之作。

这是一次聚焦强军目标要求、紧贴当下军旅生活的成功创作实践。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开展军事文学创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崭新课题。《女生楼404》虽然没有把焦点直接对准演习场、训练场和战场，没有以一种正面强攻的姿态去反映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反映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但是，404宿舍里的毛豆、米粒、麦苗、胡璐等几个女学员，以及由她们生发出来的军校趣闻、成长轶事，别出机抒地反映了

当代青年军人在思想观念、精神气质、行为习惯上的新特点，让我们抵近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军校生活“现场”，领略到了一群别样风采的女军人形象，丰富了军旅文学的人物画廊，增强了军事文学反映时代的力度。现实军事题材创作历来是军事文学创作的难点，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削发缠腰系战马，拆衣抽线补征旗”的故事，似乎难以引发年轻人的追捧，他们更为关注“丰满”的青春和现实的军营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产生了怎样的动人故事。吕怡慧无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尝试。

这是继新世纪军事文学新浪潮之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快速崛起的鲜明标志。新世纪以来，在军事文学领域有两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一个

是自上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以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为代表的军事文学新浪潮；另一个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日渐活跃。他们的军事文学作品以强烈的时代的感、生活味和青春范，为沉寂的军旅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风。吕怡慧正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吕怡慧已经发表了50余万字的作品，形成了风格较为鲜明的两个文学系列，一个是动物小说系列，塑造了猴子、狮子、豹子和猫等文学形象；一个是军校女学员系列小说。《女生楼404》正是这个系列成果的集中汇报展示。随着新生代作家从擅长的中短篇小说领域，向长篇小说这一重要文体发起进攻，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军队

专业作家群体新陈代谢步伐的加快，标志着一批年轻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快步走向成熟。《女生楼404》的出版，既是一个标志，又是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女生楼404》的价值与意义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认，作品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作者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功力还略显不足，在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拿捏还不够精当准确，需要进一步丰富生活表情、直面现实矛盾、追求艺术真实。此外，作品的物理空间和艺术空间都较为有限，没有能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较广的时代背景和较复杂的社会人物关系中，探讨青年军人的成长历程。我相信，如果作者继续追问这些女学员军校毕业后走进军营、走上不同岗位的工作生活，继续思考女军人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工作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作用，继续探索以基层部队与普通官兵为主体的“军旅底层叙事”，一定能收获更大。

别样的青春 闪光的军旅

——谈长篇小说《女生楼404》

□周徐